

賀縣志卷拾

賀縣志卷十綱目

第十編 雜記

軼聞

異聞

放蠱之害及預防與醫治方法

蛇患虎患蛟患之類及捕蛇伐蛟捕虎方法

往代與近日烟瘴狀況之比較及避免與療治方法

經驗良方

賀縣志卷十

雜記志

事有不常見者少所見多所怪不知天地之大無物不有無奇不有
或生於此而不生於彼若以爲怪誕不經則惑矣至於深山大澤不
盡善類瘴癘亦多尤當防患於未然其餘救急之方亦宜畧備特編
爲雜記以廣見聞

續志

賀

縣

志

卷十

雜記志

二

賀縣華美商店承印

賀縣志卷十

第十編 雜記

軼聞

邑人黃鼎新訪稿

胡伯胡吉沙田龍井村人兄弟也貧而樂人以是仙之兄呼大仙伯弟呼大仙吉兩大仙友于情篤幼喪父母兩小相依爲人牧必俱早出晚歸共坐牛背短笛嗚嗚不啻壎篪也稍長以捕魚爲生時龍井村方隆盛百餘戶皆有產之家惟兩大仙赤貧故捕魚爲生者獨兩大仙村前有河巨石隆隱雜水中延二里許潭特多爲魚宅兩大仙日必臨淵捕魚不問霜雨雪然度足易一日之糧輒止不多捕以故淵魚常多兩大仙恃以無憂居近馬峯街午後市集兩大仙以魚往

易錢糴米而歸或剩小魚蝦則沽酒下之然意不在酒聊以表愛敬不多飲每舉杯弟勸兄讓情話多於酒故生平未嘗一醉村人愛大仙兄弟和樂常夜過大仙甕牖繩樞之室坐客常滿和氣盎然間或閉其門村人至扣門不肯啓再扣則曰洗褲幸勿來蓋僅一褲洗則無以蔽體也兄弟二人自幼至老九十年寢共被食必俱未嘗須臾離一日村人迎新婦臨時缺舛奩物者一人要大仙伯充數大仙伯往村俗舛奩物者主人亦饗以酒席故大仙伯夜未歸大仙吉在家終日悵悵臨膳久待必大仙伯歸然後食其敬長之情如此兩大仙終身不娶人問之則曰離間骨肉多自婦人余固貧不能娶即使富有亦不願娶妻大仙伯魁梧吉稍遜然皆松栢姿一望而知爲壽者

年登九十行健如四十許人忽於一日間兄先弟後無病而卒臨終
出其一生積蓄可有二十金授其宗族謂曰以是購棺木吾兄弟二
人生不欠人債死不累宗族可瞑目遂就枕而逝族人愛其兄弟怡
怡葬以同穴卒時光緒中葉也君子曰兩大仙生平雖常貧未嘗憂
雖乏衛生未嘗病終其身脫然無累詩曰兄弟既翁和樂且耽可爲
斯人詠呼之曰仙亦淺視之矣

異聞

清光緒間馬峯街廣興油榨店鼠患最烈時醬油桶店主人慮之然桶厚幸未穿一夕齧聲厲甚主人驚起燭之齧痕之大如貓齒知鼠巨再齧必穿囑店伴戒嚴次夕復齧店伴皆起逐鼠已逸去又次夕鼠不至各店伴以爲鼠甚黠知有備必不至將解嚴主人不可令店伴各備器械篝燈以待夜半鼠果至齧如前諸店伴聞聲突起羣鼠驚竄獨遺一大鼠輾轉反側不能去審視之無足羣相訝莫解其故置於缸中加以蓋翌晨陳於市聞者來觀如蜂攢蟻聚有策杖老人隨衆至審視大鼠畧點首若有所悟然衆以老人必有所見問之老人曰二十年前某人居此最惡鼠獲則削足而棄之此鼠殆當年所棄今尚存者衆論翕然皆以老人所言爲是老人去主人呼店伴宰鼠衡之重六斤四兩云

記者曰鼠無足何以能自存必其同類有高義者憐而養之雖鼠義足稱矣羣鼠擡舉大鼠欲藉其利嘴以攻堅厚攻破則共得食事急竟棄而逃大鼠因被捕鼠類之行爲大抵如此何足責哉

光緒初年開山鄉壕界汎地方有貧戶同胎產一男一女週身肌膚白色髮白眼睛俱白遇陽光直射時不能看遠飲食行動如常人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城東桂洲村孔清妻一胎產三男越三日先後相繼亡故

蠱害

昔時山中貉獾間有放蠱害人近二十年此風已息醫治之法無人道及

蛇患

蛇多種類最惡毒者莫如上樹風又名馬鬃蛇形如蛤蚧而不見足
嚙人不速治則死然亦罕遇又一種全身花黑色長不及丈或四五
尺不等俗名吹雞蛇見雞以口噴之則雞立斃其膽浸酒治風濕痿
痺最宜其肉和鷄煎湯味甘美且可愈癩癬宿疾人恒捕之以售於
市善捕蛇者皆有良藥藏於身知某穴有蛇先以藥擦其手探入穴
攫之出蛇雖毒不敢傷其手然非有用者皆委之去其藥方不輕易

示人

蛇之最大者長逾丈清光緒年間城內臨江書院近西北隅四無民
居有巨蛇自城外入書院長約丈許住院學生十數人以長竹竿擊
之蛇入頭門耳房中盤踞其首高昂幾及瓦面乃以木盤盛水間以
酒用雄黃壹斤許融化淋之蛇遂痿不能動

蛟患

民國十四年六月初八日午風雨雷電交作九嶷山崩十餘處同時
姑婆山發現一物其形如龍而獨角在頂上長五六寸風雨雷電環
繞至鬼仔坪嶺脚爲巨雷震斃長二丈餘大逾數抱淘錫砂工人烹
而食之見災異類

按光緒年間平樂屬境常患蛟爲害知府某示以治蛟法蓋治之於未成患之先非治之於爲患之日其法週視近水土山嶺上無樹木芳草其山頽然其下必有蛟穴直挖下視若有蛟穴則中空有水聚處其氣透洩則散不能衝突爲患

虎患

清乾隆六七年間合境虎食人以千計見災異類

乾隆三十二年虎入城見災異類

民國初年城外山中有虎出現尾如葵扇

捕虎法

捕虎之法須知虎之頸直其身向前直行不能灣曲其得力在前足

兩爪及張口齒牙用以噬物如不見效卽用身挨物碰使跌地或用尾捲物噬之除此二項餘無能力

有用藥箭者預度虎必經之路置箭路中觸之其機卽發中虎要脈無不立斃

有用軍器者一人持三尖鎗俗云虎耙一人持短刀一人用鐵傘形如洋遮骨虎最惡三尖鎗見卽撲來張口傷人以三尖鎗承其前爪以鐵傘冲入虎口撐開持刀者斬其爪破其腹虎卽斃

有以一人捕之者用最鋒利刀一張荷肩上刀口向虎刀尖突過人頭見虎至面與相對視但其人須跳躍靈捷者虎張爪撲時卽由虎之前兩足中突入虎腹虎前兩足撲空將及地時人持刀自虎喉直

破下至腹虎自斃

烟瘴

烟瘴以姑婆山九嶷山為最其地高出縣城萬丈山嶺重疊嵐瘴罩空早晚迷濛對面丈許不見人影天陰雨時終日不徹天晴明時至日將午始漸開朗日將落復濛四時皆然今亦無異惟烟火叢密處瘴稍薄大寧南鄉霧氣亦重可潤禾苗

瘴生於山嶺陰凝之氣其地使然非可避免久於其地習與性化自免受病初至患此惟朝夕畧飲燒酒以助血氣可免此患而柔弱及體虛雖飲酒亦不可避瘴為寒濕氣所凝近時菩提丸可治

經驗良方

火燒及沸湯傷皮膚用生雞蛋穿一小孔使白膠流出淋傷處或用碗貯雞蛋白以鴨毛取白搽之清爽不發熱氣愈後亦無痕迹切忌手近肉近則肉爛

又法用茶花瓣即盤上所種不論紅白色晒干研末用茶油調勻搽患處急則用火焙干研末冷用

小兒急驚風

用臭蟲與夜合花煲水服即愈

南華醫院醫師

鄧達亮賀縣蓮塘坪人光緒壬辰年曾在英屬南洋檳榔嶼南華醫院考充醫師試題為辨真陰假陽治法論列第一丙申年試題為痿

症治法論列第二乙巳年試題問核症大渴大熱狂言妄語而能救者是用何方有大熱不渴不言不語而不能治者其說何解列第一在南洋充當醫師二十餘年著有寄塵草廬醫案書一部抄本未刊茲將三次試題論文列後

(一) 辨真陰假陽治法論

嘗思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是則水火者乃先天之陰陽陰曰元陰陽曰元陽元陰者卽元精元陽者卽元氣精氣足則陰陽和安有元陰虧竭元氣無根而有陰陽真假之病哉而不知世之人爲七情勞慾所傷故真陰假陽之病從此而生矣何也陰者寒也陽者熱也真寒假熱之謂也其陽非假無以辨其陰之真其陰既真卽可辨其陽之

假於以知真陰固陰而假陽亦陰也人徒知真陰之寒乃寒而不辨假陽者爲真陰之極寒極似火之象也夫乃嘆真假之分真者固當辨其真假者尤當辨其假治此者觀其形之有神無神切其脈之有力無力聞問之餘自如指掌之明矣善治之法或以附子理中加減之冷服四逆猪膽汁之從治所謂熱因寒用也於此而扶危救急可爲濟世安民之方矣

(二) 痿病治法論

經曰五臟能令人痿病者何也蓋肺主皮毛故肺熱則葉蕉皮毛落發皮痿心主血脈心熱則脈瀦故足不任地發爲脈痿肝主筋膜肝熱則筋急拘攣大筋縮短小筋弛長發爲筋痿腎主骨髓腎熱則腰

膝不舉發爲骨痿脾主肌肉脾熱則肌膚不仁散緩不收發爲肉痿是則五臟之痿固顯然可曉者也夫經曰熱則生痿是言痿之實症也又曰清濕襲虛是言痿之虛症所以痿症有虛有實夫亦曰陰陽而已陽痿者實症也陰痿者虛症也今南方卑濕之地天氣雖熱內有伏陰易曰外陽而內陰外熱而內寒極易感邪痿症居多或風寒暑濕傷於外外入之病多有餘陽邪化熱則爲陽痿其症或發熱口渴渴四肢軟弱脈見洪數有力者是實症也實症則易治或七情勞慾傷於腎腎傷則水不能生木以致血不能養筋木侮土衰則爲陰痿其症或息短聲微腰重難以轉側脈見沉細無力者是虛症也虛症難治且夫治之之法不外隨其虛實各求其經而治之則善也何以

獨取陽明陽明宗筋之會也蓋肺熱者或瀉白散加減或竹葉石膏湯心熱者或清心湯加減或天王補心丹肝熱者或養肝煎加減熱甚者龍膽瀉肝湯腎熱者滋陰八味六味脾熱者人參白虎湯加減熱甚者大小承氣隨宜感冒風濕者風盛則敗毒散加減濕盛則姜活勝濕湯或活絡丹加減濕熱俱盛則大橘皮湯之清利無不可也故實症易治也至於腎水枯竭血不養筋之虛症尤有二說焉陰中之水虧以致血不養筋者固易知而陰中之火虧而成痿病者難識火虧者乃水中無火是氣不化精以致精氣日去故四體無血以滋無氣以運而爲痿厥者有之治之之法水虧者左歸飲丸加減火虧者右歸飲丸或加人參活法治之可也故曰虛症難治也

(三) 問核症有大渴大熱狂言妄語而能救者是用何方有大熱不渴不言不語而不能治者其說何解

今夫核症者疫症也有天行之核症有傳染之核症其來雖殊其爲核症則一也而醫者見此症有大熱或表散或涼散而不知實實虛虛是醫者誤之也何也或其人素有蓄熱一染核症其症爲實症矣其人素有虛寒雖染核症其症爲虛症矣是虛實不可不明生死所關也試申論之夫實症者熱症也熱毒入於胃腑故大熱胃火上燦肺金不能生化水源故津液枯而大渴胃火上薰於心則心神內亂故狂言妄語救之之法以犀角地黃普濟消毒三黃解毒之類加減治之如不應或便閉者速用大小承氣攻之使胃火不致上薰心肺

是胃火平而大熱退則大渴自止狂妄之言亦除是釜底抽薪之法也所以能救者是實症也實則當瀉虛症者陰症也外雖有大熱而內伏陰毒其不渴者因無胃火薰肺故也不言語者陰主靜陰毒攻心則神志昏沉正氣虛邪氣盛故死所以不能治者是虛症也虛症則宜急補或以參附湯或回陽救急托裡消毒之類加減倍參芪附桂活法以治之或十中有一二可救也

以上續志

賀志自蘇學博金堂因舊簡增補成書光緒十六年鐫板始有傳本
今閱四十餘年中更國體書缺有間民國十六年編纂爲續志待正
未刊二十二年修省志頒條例下屬縣採輯梁公培煥與先鈺適膺
是任廼取材於舊志續志化而裁之依式分編既蕆事卽以所編爲
縣志復加參訂增以遺事遺文分爲十卷付梓是舉也四閱月告成
有所因易爲功也條例悉從省志不以屬邑自異也志以備考古證
今使後之人有所稽焉因革損益與時推移故所載與舊志參差異
同若忠臣義士節婦政客文人舊志統以列傳今別爲類眉目劃然
舊志出板後劃縣屬境下六里地歸信都立縣疆界既分人物宜以
區別舊傳半缺載里居不知何許人也今仍其舊從闕疑之例也先

鈺乏三長之才久不與聞政務總纂之任以梁公秉筆焉龍先鈺謹
跋